

江堤文化散文论 ——当下衡阳作家系列研究之一

董正宇, 张百惠^①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衡阳 421001)

[摘要] 江堤文化散文集中考察古老的书院文化,以书院为代表的种种文化景观、遗存、碎片成为作者反复探寻、感受、体悟、吟唱、思索的对象。同时,洞察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现代性冲突,提出了“两栖人”这一独特文化概念。形式方面,在诗性与乡土的连缀中,丰富的生活意象闪烁着生命力度的智慧之光。

[关键词] 江堤; 文化散文; 书院文化; 生活意象; 两栖人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004-04

所谓文化散文,指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由一批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写作,在取材和行文上表现出鲜明的文化意识和理性思考色彩,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又称“学者散文”或“散文创作上的‘理性干预’”。代表作家及作品有余秋雨《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夏坚勇《湮没的辉煌》,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张中行《负喧琐话》等。与大多数文化散文作家的“越界”写作一样,英年早逝的江堤^②也拥有几个身份,学者、诗人、作家的三重秉性,使他观察和思考文化事物具有独立的立场与方法,其散文对文化的种种诉说来自灵魂深处,对社会和时代有一种和风细雨的潜显和昭示意义。《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先生说:“江堤善于对历史、社会、人文与时代进行不同视角的探寻。他是一位学者型、也是智慧型作家;他的语言充满诗性特质,透彻而鲜活、哲理而生动。”^[1]封底然而,对于这样一位独具特色的文化散文家,除了其少数挚友的哀感文字外,评论界却少有真正分量的评论,为了将要忘却的纪念,下文从“文化散文”这个维度上,围绕几个关键词来展开对江堤散文的讨论。

关键词一:“书院文化”——废墟上的吟唱与求索

布伦塔诺(Franz Clemens Brentano 德国心理学家,意动心理学派的创始人)曾认为,空间大致可分为物理空间与意识空间两大范畴,它们分别对应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物理空间有二维和三维之分,而意识空间却是多维的,因为意识空间的品格依凭于“内在性”和“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借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江堤的书院文化写作。

作为古代中国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学术独立、自由讲学的私学教育传统,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细读江堤文化散文,可以见出,作为湖湘文化后花园——岳麓书院忠实的文化守护者,江堤的文化散文书写始终植根于湖湘大地,以书院为代表的种种文化景观、遗存、碎片成为作者反复探寻、感受、体悟、吟唱、思索的对象,在这里,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系列书院文化物质)和灵动多维的心理空间(创作者的思考)实现了交汇。对江堤而言,他首先是一位书院文物文化学者,其次才是诗人和散文家。因此,与戏剧理论家转型至散文创作的余秋雨相比较,江堤文化散文的文化意味更加浓郁而深厚。评论家龚旭东评论江堤散文:“有一种诗性与理性相契合、相交融的独特品质……深刻体现出作者的诗人本色,表现出作者灵魂栖居于兹,神魂萦绕于斯的痴醉状态。”^[1]封底

这种“文化意味”首先表现为一种书院文化的现场考古与历史爬梳,浓重的现场感与历史感更是跃然纸上。在其文化散文中,江堤不仅考量书院文化的线性传承,还特别注重书院文化的现场感。足迹所至,他追怀古代的书院、古代的文化遗址,关注这些书院与遗址在现实时空中的遗址状态与生存状态,关注现代人在这些废墟、遗址、书院中所融注的人文精神与面临的文化生态。一大堆废墟、遗址、书院以文学话语的方式进入到读者的阅读视野,如湘西草堂、拱极楼、八景台、荷花池、朱张渡、长沙驿、碧湘门、定王台、道林寺、白沙井、天心阁、老长沙的护城河、岳麓书院、岳阳楼、飞虎营、洙泗书院、鹅湖书院、道南书院、濂溪书院、白鹭洲书院、白鹿洞

[收稿日期] 2008-11-12

[作者简介] 董正宇(1971-),男,湖南衡东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①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②江堤(1962-2003),湖南衡阳人。1990年起一直在岳麓书院从事古代书院遗址及相关文物研究。文化散文代表作为《山间庭院》、《瓦片》。

书院、陈氏书院、湘水校经堂、船山书院、城南书院、舞溪书院、三台书院、龙潭经院、石鼓书院、松林书院、时务学堂……等等,都一个个以不同的方式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草堂的位置在湘江南岳以西,蒸水以北……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以三百年前的寂静清绝,一声远唤就能将彼岸的人呼往此岸。”——《瓦片·湘西草堂》

“屈原在后世的声名,得益于屈子祠或者汨罗书院那样的灵魂宣教场。在这个世界上,屈原以精神的方式干预文化人的生活,他就像一颗树,以天空作背景,不仰视他都不可能。”——《瓦片·绝途》

“初次见到白沙井,是在一片废地之中。关于世界的一切秘密,都被掩藏了,但泉脉终于掩藏不住。”——《瓦片·白沙井》

面对这些空空如也的文化废墟,江堤思接千载,心游万仞,感伤着这些书院无所不在的废墟气息,怀想着这些文化旧址上曾有的灿烂辉煌。他的散文宛如一曲又一曲挽歌,令人闻之愀然心惊。当然,在江堤散文中,对岳麓书院的一往情深是最为显在标记。

“我是自愿做这座庭院的俘虏的。十数年来,这座庭院不愿意释放我,而我也不愿意舍它而去。这个永恒的文化囚室,给了我最人性的知遇,有了自由畅想的人权。”——《山间庭院·前言》

“尽管岳麓书院在历史上也曾无数次遭受过毁灭性的打击,但相对于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顽强精神来说,只不过是几个小小的插曲而已,这其中蕴含的人格精神,正是这座庭院的精神。”——《山间庭院·风华千年》

岳麓书院被尊为“天下第一书院”、“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无数的文人来到这座山间庭院,创造和传播文化。然而,从精神上、心灵上真正皈依这座庭院的文人并不多见。江堤无疑是其中之一。他的散文,关注着这座庭院的几乎所有的细微之处:一道门、一张窗户甚至一块瓦片、一株枯树、一群鸟雀,都在他的笔下复活为文化因子乃至某种文化精神。作家唐浩明说,像江堤这样来写岳麓书院的,“古往今来怕是第一人”,“理性与诗性化的结合,在这本书里达到了完美的境地”。^[1]封底

值得注意的是,江堤文化散文的“文化意味”更表现为一种“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显示他以一个文化人的自觉思考未来文化的发展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唐风宋雨安插在这个时代的间谍。在对古代书院文化的考察中,江堤对于这些古老的文化道场无疑给予了他最深情的爱。但同时他保持了一种学者应有的清醒,这种清醒,集中体现为他对文化某些方面缺陷的反思与批评。

“毛泽东告别岳麓书院以后的生活已不是我所能叙述的了,我试图在他遗留的文物中找一个角度切入,但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已经处在神的位置,在高呼万岁的显贵中被供奉到神坛上,使这座一直活着的庭院困顿、惶惑。”——《山间庭院·名人居舍》

“平凡的孔子通过庙宇(文庙:笔者注)的装点变得深邃、完整,人性变得越来越淡,神性变得越来越强,在知识的

层面上,我与他完全没有沟通的可能。”——《山间庭院·建筑阅读》

面对人(毛泽东和孔子)的“神圣化”,江堤感叹:前贤先哲们的历史“神化”过程,类似于原始的祖先崇拜,将人原本纯真质朴的面貌完全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缺乏人性与自由的“不可思议的神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象征的书院,原本应该让每一个有着文化梦想、文化追求的人都能很容易地接近它,却导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这是毛泽东、孔子们的悲哀,他们的灵魂在“孤傲的嚎叫”;亦是文化的悲哀,如何疏离历史的“神化”,正确地对待文化,对待传统,锻造质朴的、自由的文化品格,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歌德在他的《浮士德》中塑造了一个从书斋出走,寻找生命意义的浮士德博士,向我们阐释了这样一个真理:在书本里讨生活和在书斋里编织梦想是一件毫无价值的事情,离开生命本原的所谓学生生涯“连狗都不如”^[2]。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都是在书斋里编织梦想的典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充分说明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哀。缺乏现实根基的人生是经不起世间风雨的,同样的,文化人也需要从现实生活中历经磨难,才能历练出坚忍的品格,屹立不倒。

“屈原生活的时代,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早已流行,他没有从他们的学说中学到如何处理战乱和安抚灵魂的方法。屈原之前的大文化人,没有一个是抱着他那种荒凉的心境的。屈原是一盆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离开温室,就会在寒风中枯萎。”——《瓦片·绝途》

在这段叙述中,江堤对屈原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豁达与悲凉透于笔端,于浓重的抒情笔触中寄托了与历史对话的最深情的感慨浩叹;但是同时,他又对那些“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的文化人进行了批判。走出书斋,就意味着要走出单纯的书本阅读和文本钻研,文学理论家们一遍遍强调艺术源于生活,笔者以为,将“艺术”这个范围扩大,我们可以说,文化同样源于生活,确切地说,是源于人类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存在。因此,当代知识分子迫切地需要从书斋出走,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命状态。文明陨落的时代,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看来,书院物理空间的有限并没有限制江堤作为一个文化人应有的心理空间的阔达。

关键词二:“两栖人”——城市与乡土的矛盾与游离

文化散文的勃兴,标志着散文的精英化。文化散文作者们并不以满足大众读者的口味为目的,而以追求文化品位、文化格调以及文化精神为审美理想和终极目标,在他们所建构的每一个细节中渗透文化的道义和观念,具有脱俗的极致性。他们的散文创作往往将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既充满思考的智性,又不乏文化关怀和个人感受。这种充满思考的理性,往往表现为深刻的“历史理解”,“一种精神发现”,“往往是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精神发现,能到达历史的人生深处。”考察江堤的文化散文,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两栖人”。

江堤是“新乡土诗派”的创始人,正是在这个诗派理论

的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两栖人”的文化概念。这一概念同样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并且成为作者自我文化身份的定位而贯穿始终。江堤提出,所谓“两栖人”,指的是现代中国出生在农村而居住在城市的人群。他们与纯粹的城市人和纯粹的乡下人都不同,他们生活在一种独特的精神领域,其生存状态值得分析。^{[1]337}究其自身的生活经历,江堤本人就是一个“两栖人”的典型,在他的作品中,类似于这种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两难选择中的内心繁杂的矛盾常有体现。

散文家周涛曾说:“当代散文不是当代人的心灵。为什么要还散文以自由的生命?说透了,就是要用当代人的眼睛,当代人的思想,当代人的笔墨方式去表达今天的人们的意识形态。九十年代的人们,谁还会接受那些五六十年代的并非人生真味的说教?”^[3]我们暂且不讨论现代人的意识形态问题,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的是,时代对于人们思想的冲击与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在人类生命状态的各个方面发生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知识分子幻想的文学净土早已不复存在,大众沉醉在商品之中,到处是嚷嚷吵吵,再也没有谁来听你指手画脚地说教了,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又一次从政治的中心被抛向边缘。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下,文化与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在民众中间出现一种“集体无意识”,不论从物质层面抑或是精神层面,知识分子都逐渐失去了他的立足之地。这种冲击体现在江堤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对“两栖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在《瓦片·树殇》中,作者写道:

“这是一个有缺陷的不适合于善良的人生活的世界,而善良的人却要继续活下去,这就需要崇高的事物加以珍惜。我至此也仍然不敢说我对这棵树作了很好的诠释,但我已经从一种崇高中找到了战胜丑恶的决心和力量。余下来的是,我将用那陪伴着我的集聚着精灵的树桠造一艘真实的船,并在纸上画一条通向博大的河流,在阴雨过后,大地散发出怡人的泥土芳香中,沿着清明元宋一路划过去,在最后的思想的码头边停下来,以猎鹰紧盯目标的方式回头打量这个世界,或许我会发现,对这个有古树倒下的世界仍然充满着腹痛一样的爱。”

“有缺陷的”的世界,这是对当今时代人类生存空间的一种概括性总结。城市之于“两栖人”只是一个寄居场所,城市文明极度繁华,这种繁华伴随着金钱、情欲、权势的迷失而渐渐走进时代的极端,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的人类精神的缺失让处在城市的“两栖人”有找不到归宿的荒凉感。

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创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对都市文明进行了批判和探讨;至4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更是写尽了十里洋场的辉煌与无奈。他们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都市文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热爱与疼痛。而同样作为文化散文作家的余秋雨,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散文创作却凝结了一种浓厚的都市情怀,他说:“世上有很多美好的词汇,可以分配给欧洲各个城市,例如精致、浑朴、繁丽、畅达、古典、新锐、宁谧、舒适、奇崛、神秘、壮观、肃穆……”^[4]

连续十余个形容词,极尽铺陈地向我们展示城市的美,然而细细琢磨,似乎更多的是一种久积后的宣泄:长达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熏陶,使得中国作家带着太沉重的乡村包袱,与都市文明始终有着某种洗不尽的阻隔。这种阻隔加诸江堤身上,或者说“两栖人”身上,则变成了一种悲剧的爱。在《空城》中,江堤说:

“多少年来,我对城市的爱一直是悲剧性的,它建立在我对乡土的遗忘与背弃之上,我的忧伤来自于生命深处,我常常远远地望着那些来到城里的乡民,发现他们的面容是惊恐的,几乎所有的快感都来自霓虹深处抵御不住的勾引,他们的生活是虚拟的,充满了现实的世故……”^[5]

在江堤的作品中,对城市与乡土的描述是十分隐蔽的,他极少单纯地论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或矛盾,而是将自己对它们的切身感受融入历史文化的思考之中,《瓦片》、《树殇》、《梧桐》、《旧梦似烟》等都是这一类作品。江堤并不像新感觉派作家那般对都市充满绝望,他也没有余秋雨式的浓厚的都市情节,都市与乡土的天平在作者心中有一种倾斜的痛楚和恐慌,不论它倾向哪一边,对于江堤而言,都有一种悲剧的痛和爱在里面,如何保持平衡,是作者始终如一追求。因此,如果说作者对城市的爱是建立在背弃乡土之上的话,那么,对乡土文明的追述,则是建立在这种爱的悲剧性基础之上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城市知识分子,江堤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他所生活的时代、生活的城市的,同时又包含对乡土、对纯真的无限向往。如果要追根溯源,江堤绝不是第一个重视“乡土”的作家,从鲁迅先生写出最早的乡土小说《故乡》、《社戏》开始,陆续的有很多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对乡土做出了铺天盖地的描述,如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而对乡土描述最生动、最详尽、最打动人心,非沈从文莫属,他所构建的“湘西世界”,是文学世界里一块让无数人心驰神往的圣地。沈从文一生都自称为“乡下人”,他一再地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沈从文当然不可能只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一个具“‘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6],这同样是属于江堤所概括的“两栖人”,从这个层面上说,江堤与前辈沈从文对自身有着惊人相似的认识。江堤写道:

“在我的故乡,最动人的是鸡鸣犬吠的声音,内中有繁华与萧条、吉凶与祸福,这跟卜卦是一样的。但这年冬天,最动人的却是风。野菊头顶的伞被风吹走了。”

而这二十年来,我生活在城市,嚼着抹有劣质奶油的面包,品着矫情的四季,像迷途的马匹在感人的凄凉中消失在喧闹的现实世界里,只有想到王夫之的时候,才会想到故乡的青菜萝卜、高粱稻米。”——《瓦片·湘西草堂》

故乡的“鸡鸣犬吠”、满山的“野菊”、“青菜萝卜”、“高粱稻米”,这都是作者时刻想念的东西,成为他寄寓原始理想的最好依托。

关键词三: “生活意象”——诗性与乡土的连缀

江堤说:“我不主张从文化到文化,汇集资料,引经据典,游离于生活之外。我主张用生活演绎文化,这种演绎有一种人性化在里面。”^{[1]333}透过其散文中特有的生活意象,我们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其对历史文化的探究。在一个个文化背景中生活意象的展示和叙述下,作者的学术涵养和反思精神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他还说:“1990年以后,左手写诗,右手做书院文物研究和文化写作。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两手都有些劳动的茧痕。”纵观他的散文创作,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叙述中浓厚而优雅的诗意,这种诗意当然不可避免的打上了“乡土”的烙印。富于艺术想象的诗性激情,温情优雅的叙述方式,使蕴含哲理的思想因为丰盈的生命情感而有了依托,使思想不再是生硬的、附丽的纯粹思想,而成为有情感深度,有生命力度的智慧之光。这种理性与感性交相契合的创作方式,鲜明地表现在其散文的艺术表现上,江堤自称为“诗性与乡土的连缀”。

“黄昏”是江堤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对此他在访谈中这样解释:“……觉得有必要对大众做一种表述,以陈述我对这些消失的庭院或仍存的庭院的感受,陈述夕阳下的残缺对人生的意义,我寻求一种文物与生活的边缘表达……”^{[1]335}

“时务学堂就是与黄昏有关。那个时候,晚炊升起,夕阳西沉,残花落叶都被晚风刮起,‘改革’这个词从良辰已逝的窗前登上一片落叶,准备起飞。”——《山间庭院·旧梦如烟》

“黄昏来临,夜幕低垂,独自遥望这座庭院的暮色,山川草木都在抒发各自的感慨,幸福一定穿着一款闲装,藏在什么地方,孔子将它抓住了吗?”——《瓦片·逝者如斯》

“黄昏沿着山脊蜿蜒向前伸展,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惆怅,空中的云在落霞的风浪中颠簸得厉害,四周白浪滔滔。”——《瓦片·湘西草堂》

历史在“黄昏”这一特定的时间背景下更加突显出它的悲壮来,我们仿佛看到,作者在黄昏沐浴下的历史文化面前,宛如一个稚嫩的婴孩匍匐在文化母亲的身前,吮吸她甘甜的乳汁。可以说江堤是以一种仰望的精神来膜拜历史,膜拜文化的,他钟情于那些有着浓厚的时间气息的断壁残垣,他更酷爱那些几乎被历史所湮没的古老庭院,他在文化与历史之间寻找一种美的起源,也在这中间寻求自己生命的最好阐释。而他最终找到了,那就是“黄昏”。一切陈旧的、古典的、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历史古迹,笼罩在黄昏的半明半暗中,光与影配合得无比融洽,昏黄的斜阳,那残余的一点光亮正象征着历史文化最后的一丝呼吸。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是“瓦片”,这也是江堤一本散文集的名称。一块砖、一片瓦,是建筑物必不可少的物件。在作者眼中,在历史文化这一巨大的工程里面,小小的瓦片却是经过辛苦烧制、是工人付出了辛劳和汗水的产物,它们出自普通百姓之手,带有清晰的来自于民间的那种悠然和质朴,这种气质融汇到文化中,使文化更加富于艺术的魅力。余秋雨曾经提出“文明的碎片”这一说法,如果说他是在“苦旅”中拾起一片片文明碎片的话,那么江堤则是在古代书院

的废墟中,用瓦片拼凑起书院文化的碎片。阅读江堤散文,使人惊奇的是,江堤将“文化”这么大的精神载体与无所不在的小小的“瓦片”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是要暗示文化的脆弱性,还是要明确文化的久远性?

“文化是人与时间拉锯的产物,依附于某一载体而存在。我躺在岳麓书院的草地上想事情,一块瓦片击中我的额头,我看见瓦片上有血的痕迹,知道那是文化与生命碰撞后流下的血。”——《瓦片·瓦片》

可以说,他栖身于千年道场——岳麓书院中,经意或不经意间都容易感受到那种强力碰撞后的痛楚和晕眩。“我想,那些瓦片都是一些很有使命感的瓦,年复一年,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来自天空的一切,让贾谊的灵魂免受炎暑和风寒之苦。”这就敲中了鼓点,文化是瓦片,是大蔽天下寒士精神的瓦片,它之所以能够久远地存在,就因为它具有比天地更广阔,比爱情更温暖的特性。在《瓦片·自序》中,江堤认为,“瓦片,成了我对文化忆旧的载体和进行思考的载体。诉说瓦片,实际上是在诉说灵魂——文化物质的灵魂与文化人的灵魂”。这是一种自剖,一种“江堤式”的智性自剖。

诗性与乡土的连缀,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江堤散文的语言上。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他激越的抒情,而且文字中生活气息盎然。“一天晚上,我读《黄山谷集》,与黄庭坚的灵魂对视。那些裸体的汉字,像一些蝌蚪,又像一些鱼。……我明白那些文字是一些神灵,是一种祭祀艺术的歌舞,欢乐和悲伤都来自内心……”——《山间庭院·旧梦如烟》

“徽宗崇宁三年(1104)的黄庭坚,就像一个普通的长沙人。太阳已快要落山,如血的斜阳照着一只滚沸的油锅,好香的臭豆腐。我问一个写诗的朋友,黄庭坚有没有买一串,朋友说,你不如去读屈原的《天问》。”——《山间庭院·旧梦如烟》

或者是浓郁的诗语叙述,或是类似街头对话的直白,亦庄亦谐,或庄或谐,不论是哪一种表达方式,无不体现着江堤的诗人兼隐者的风范。

“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枝上飘落下来,追随寒风而去。……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沉默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精神可以表达的空间。”^{[1]21}一片树叶、一首诗、一幅画也罢,终将会被时光掳去,被新生替代,我想这不是逝者和还活着的人的初衷,江堤想述说一种恒久的东西,那就是精神和文化物质的东西,否则正活着的人会更累的。而我们生者累,但很富足,很富足的恋着今生。江堤文化散文的真正魅力来自于他对书院文化、历史的多方位挖掘,更来自于立足今天的文化状况来关注、反思古老的书院,显然,这是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坚定而创痛的文化品格,是当代知识分子人格重建的参照与根基。江堤曾言:文化是人类精神渡过忘川的那叶扁舟。这叶扁舟,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提供,更是一个莫大的心理空间,它是无法以度量衡来检测的,只能体验与体悟。

(下转第27页)

者的接受意识,只有“思”能将具体的感性的知识(学)和思维、理性(思)联系起来,将外在的“学”提升为自觉自为的“思”。也只有通过“思”的行为,接受主体才能将外在的社会道德理想和人格理想内化为自己的精神,从而付诸于实践活动。从读者接受的意义上来说,主体的“思”的行为就是积极主动的介入艺术接受的行为,是接受者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突出表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表现了孔子对接受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推崇。因为接受主体并非如洛克的“白板”,而是有着一定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所以光有“知”还是不够的,一种面对对象的愉悦欣喜的心理,更是有助于接受行为的完成,有利于主体审美境界的培养。

以上便是本人对论语接受美学思想的肤浅看法,不难看出,《论语》的接受美学思想是较为丰富的。孔子在强调作者和文本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读者接受活动在艺术活动

中的重要作用,重视艺术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其哲学美学思想浸染了强烈的接受意识,并将个体的接受活动视之为理想人格的完成和最终实现社会政治理想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总的来说,孔子的接受美学思想在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和教化功能的同时,也突出了对文艺审美特性和审美心理的重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接受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 [1] 胡经之. 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一)[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前言.
- [2] 丁宁. 接受之维[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10.
- [3] 李泽厚. 华夏美学[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81.

Tentative Research into the Confucius's Thoughts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YU Xiao-feng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f Confucius is rich in thoughts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he thoughts' philosophical base is "justice". Confucian carries on discussion from the angles of author, text and reader. Under the specific way of interpreting morals of life and philosophy, it formulates unique Chinese classical thoughts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Key words: Confucian; Justice; Reception aesthetics

(上接第7页)

[参考文献]

- [1] 江堤. 瓦片[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
- [2] 郑克鲁. 外国文学史上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5.
- [3] 张振金. 中国当代散文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244.
- [8] 王永贵. 余秋雨作品集导读[M].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207.
- [9] 江堤. 空城[EB/OL]. 星辰在线. [2008-11-16] <http://www.csonline.com.cn>
- [10] 钱理群.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3.

The Discussion of JiangDi's Culture Prose

——one of the Hengyang's author Series Research

DONG Zheng-yu, ZHANG Bai-hu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Jiang Di essays focus on studying the ancient culture of college and represent the various cultural landscapes, relics, which the author repeatedly seek to explore, feel, understand, sing and think about. At the same time, by insight into modernit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rban civilization and the rural civilization, the "amphibious", the concept of this unique culture is presented. In form, by combination of poetic and rural civilization, the wisdom light was flashing in the colorful life image.

Key words: Jiang Di; Culture Prose; College culture; Life images; A amphibious people